



好書的分享與行銷困境一

民生報社《中學生書房》五十本好書評介

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許建崑

今年度民生報社《中學生書房》系列，陸續出版了四本書。分別是上海作家秦文君的《小搗蛋外傳》、雲南沈石溪《殘狼灰滿》以及國內名家李潼《再見天人菊》和《博士、布都與我》。

新近出版的四本書

秦文君原本有黑龍江下鄉經驗，寫過《孤女俱樂部》，寄託文革期間的見聞與情感；返回上海後，自己有了女兒，又仔細觀察經濟開放後的城市生活，所以把寫作焦點轉向都市孩童，《男生賈里》、《女生賈梅》陸續出版並且改拍電視劇，贏得盛名。四年前曾在《中學生書房》中，發表《開心女孩》一書，看似個人的童年紀趣，也暗藏了現代孩童的生活經驗。健康開朗的心情，關懷朋友的熱忱，慮事周詳、心思細膩，寫作手法也是纖巧高妙，用「開、關、細、巧」四心來形容她，並不為過。而這本《小搗蛋外傳》，描寫一對調皮搗蛋的兄弟，寫活了兩個姪子的身影，卻也未嘗不是童年時代兩位親兄弟的再版。追求孩童天真與歡顏，找回赤子情懷，讓自己感動得「喜極而泣」，所以大聲地讚揚上蒼的恩賜；這就是秦文君個人風格吧！

專寫動物故事的沈石溪，也曾經是上海人。十五歲時，想要為自己養隻寵物，自願前往西雙版那插隊落戶。鄉野生活的閱歷，冷眼觀察動物艱苦求生的努力，舖寫成文，成為華文世界最佳的動物小說家；也因此讓他落籍於雲南昆明，變成道地的原野生物代言人。最早收入《中學生書房》的作品是《狼王夢》，迄今已有十刷；接著有《第七條獵狗》、《保母蟒》、《再被狐狸騙了一次》、《成丁禮》，都有數次

再版的紀錄。近期，則以動物學家的身分，深入動物世界，觀察動物行為的報告。《殘狼灰滿》算是中期的作品，六年前已經成稿。重傷殘的灰滿，在母狼黃鼬的幫忙，重新以「雙體狼酋」得到了尊敬；為了名譽、母狼生命和將來的小狼著想，灰滿犧牲自己，與凶惡的公原羚相鬥摔落虛谷，結束一生。儘管有人批評沈石溪的作品充滿暴力與血腥，但不能否認，其作品確實感動很多面臨人生抉擇的少年朋友。

李潼的《再見天人菊》寫於民國75年，是李潼第三次獲得洪建全少年小說首獎作品，洪建全基金會、自立晚報社各印行一次，由於時日久遠，市場上早已缺書。更何況當年的讀者已經長大，對新的讀者群而言，仍是「新書」！此書可說是李潼寫作的里程碑，從傳統故事述說的型態跳脫出來，也放棄一般少年小說常用的幼稚觀點與說教主旨，把故事時間調整在20年後，同學們長大成人，各自成家立業，再回頭來追味同窗情誼，更能夠深刻感人。《博士、布都與我》曾獲得79年國家文藝獎。故事背景在花蓮蓮花村，分屬外省、原住民和閩南3個族群居住。來自3個族群的小主角，恰好是同班同學，感情甚篤；然而家長們因為前仇舊恨，老死不相往來。忽然有天發現了野人，引起震驚。3族群人馬分頭上山搜尋，聚合於山頭之上，察覺真相，放棄成見，因此盡棄前嫌，言歸於好。故事結構嚴謹，懸疑設計良好，山林背景明晰，族衝突強烈，主題述說明確，是本精采易讀、容易感動的好書。《中學生書房》選為李潼出版《蔚藍的太平洋日記》，得過六種獎項，以老太平洋的身分書寫日記，述說時光歲月與人間冷暖，對大陸導彈搗蛋，也反映在內。



檢視《中學生書房》的五十本好書

《中學生書房》主編桂文亞小姐從7年前開始，規劃這一系列出版，每年6到8本，忽忽集成了50本之數。

以文體分類：散文佔18本。其中最多的是「遊記、攝影散文」，桂文亞喜歡旅行、攝影與思考寫作，將個人世界漫遊、英國留學及探訪印加古文明的經歷，陸續寫成《長著翅膀遊英國》、《美麗眼睛看世界》、《馬丘比丘組曲》等書；也提供旅途中的攝影作品，央請曹文軒撰寫《少年》一書；此外，尚有林海音《奶奶的傻瓜相機》、陳佩周《西班牙萬歲》、《馬雅探險手記》，都是寓情於景的好作品。

其次是生活散文類，以田園記趣為大宗，如馮輝岳《阿公的八角風琴》、《崗背的孩子》，描寫臺灣客家籍孩童鄉野生活情景；喬傳藻《太陽鳥》、《一朵雲》，和吳然《我的小馬》，寫下西南地方叢林與田野間的遨遊；畢淑敏《我從西藏高原來》，記錄西藏雪原的生活經驗；夏祖麗《海角天涯赤子情》，敘述小留學生異國求學經歷；再加上前述秦文君的《開心女孩》、《小搗蛋外傳》，李潼的《蔚藍的太平洋日記》，故事的背景，非常開闊。有高原、海洋，田園、叢林，都市、鄉間，本土、大陸，以迄悠遊於世界各國，讓讀者有個廣闊的天空。為了介紹兒童文學作家的寫作主張與生活趣事，桂文亞挑選24位兩岸名家，寫成《金魚之舞》，在本類文字中顯得突出。

童詩份量較少，畢竟跳脫小學的童詩教學後，青少年的詩的園地，很少有人耕耘，只有詩人蕭蕭鏗而不捨，寫了幾本創作指導的書。能寫出詩人的才份，又能與青少年「對話」的，只有少數幾人。羅音的《少年阿田恩仇錄》與《一本火柴盒》，讓少年朋友穿越文字的樊籠，去體認詩歌、曲韻與音節之美；而王淑芬的《如何謀殺一首詩》，用活潑的語調談詩、談人生，也抓得住青少年的脾胃。

小說類型有24本。除前述的沈石溪以外，尚有曹文軒、張之路、葛冰、班馬、韋伶、陳丹燕、魯兵七人，可說是一時之選。

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曹文軒的長篇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，寫出貧窮孩子跟隨木匠師傅到城裡工作，貧窮的壓力、情感的寄託與師徒間的緊張關係，全書的張力十足。《紅葫蘆》含有8個短篇作品，鮮亮壯闊的故事場景，緊密的情節安排，電影般精細的特寫鏡頭，詩歌般的情調醞釀，充滿古典趣味的象徵信物，以及小主角的善心與努力不懈，讓讀者感念不已。《三角地》有幾個短篇，寫文革時代孩子「護秋」、「誅犬」等往事，有許多悲痛；至於選作書名的一篇〈三角地〉，寫家中雖有賭徒、酒鬼、小偷，兄弟姊妹們總能覺醒，並且向上提昇，顯見作者的理想主義。《草房子》係以作者小學生活為背景，故事中愛養鴿子的桑桑，以及慈祥的校長，正是作者父子的投影；那位獨守家園不肯搬離學校預定地的秦老奶奶，最終要求和的只是被尊重而已；書中談論了犧牲、友愛、和解等高貴的情操。為嘗試不同的筆觸，曹文軒鋪寫了另一個長篇《根鳥》，以夢幻手法穿插，讓14歲的孩子為了一張求援的女孩的字條離家尋訪，走出菊坡，經過了青塔、鬼谷、米溪以及鴛店，豐富生活閱歷，認識自我，也找到了情感的寄託。在這幾本書中，曹文軒營造了一個優雅的文學世界，讓讀者找到內斂自省與關懷生命的基本精神。

刻在北京兒童電影製片場編審的張之路，也是個寫作高手。他喜歡處理兒童切身的故事。標明短篇校園小說的《懲罰》，寫好老師努力教學，無心中傷害了孩童；寫老師要求學生戒菸，最終犯戒受懲處的居然是老師；寫家長要求孩子顧家、護家，反而傷害孩子的尊嚴與友誼。所有的行為出發點都是好的，卻料想不到有個不幸的結果；這本書提供師生間，或者親子之間相互內省的機會。題為幻想小說的《空箱子》，敘述現今經濟開放的社會中，人性不斷地墮落、腐敗，作者發明了迷離、詭異的幻想手段，把受害的小主人翁在節骨眼上帶離現場。往好處說，讀者容易跟著小主角從無奈的困境中解脫出來；但有更多的悲情，被這種無奈的世界所壓抑。新近的長篇小說《蟬為誰鳴》，則描寫高中少女的情愛世界，校方防賊



般的檢查制度，以及聯考的壓力；故事中又夾入少年朋友死後「結草銜環」的報恩事件。讓現實與幻想的世界交替糾結，這種「新聊齋」式的作品，似乎才開始流行！

以〈魚幻〉一文，開創譁麗派寫作風氣之先的班馬，主持廣州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的工作。《沒勁》一書，寫六年級學生面臨家長、老師、聯考等多方壓力，離家逃亡半年，才回到故鄉，爬牆翻入校園，又被當作小偷送警查辦。全書用後設的手法寫成，故事從任何一章看起，都可以重新連結，另成新構。新近出版《野蠻的風》，收入作者成名作品〈魚幻〉等篇，驚人的聯想力，如「行雲流水」，無法預知止息。他的夫人韋伶也出版了一本《葉上花樹》，也是採用意識流式的書寫風格，但在窺探少女的內心世界，則獨樹一幟！

其他還有以短篇幽默少年武俠為擅長的葛冰，先後寫了《吃爺》、《矮丈夫》；以上海少女成長故事為題材的陳丹燕，寫成《一個女孩》；以改寫戲劇為故事題材聞名的魯兵，寫成《狗洞》和《包公趕驢》。

至於由上海文學評論家周曉與沈碧娟合編的大陸少年小說選，名為《孤獨的時候》、《男生寄來一封信》、《有一個女孩叫星竹》三書，可讓讀者廣泛地了解大陸兒童文學作家關切的主題，以及題材處理的技巧。而國內的少年小說選集，分為《思鄉的外星人》、《寂寞的夜行車》二書，由桂文亞和李潼合編。

好書行銷出版的策略探討

《中學生書房》的50本書，無論題材內容、插圖設計、編輯製作都精彩非凡。但除少數幾本外，何以銷量未見佳績？這大概是求好心切的主編桂文亞的隱痛吧！有位朋友開玩笑說：「好書，就是好難銷的書。」所謂好書，是否就注定「叫好不叫座」的命運？市場上通俗流行的產物，夾著媒體宣傳力量，勇登排行榜，卻在三、五週後銷聲匿跡；有以情愛、偵探、鬥狠題材，暗中較勁，賣座雖佳，但不知何時流行、何時消失？也有夾雜升學魔力，使讀者人手一冊，但隨著學制改變，也遭致淘汰！

好書講求「長銷久存」，而不是短暫的暢銷；好書在乎「心靈會通」，而不是口號般的呼籲。教育部曾志朗部長支持兒童閱讀運動，但絕不是要求孩童「人手一冊」就達成目標。有好書而不讀，或學童只懂得抄寫評論文字，當作讀書心得報告，都是買椟還珠的行為。好書的存在與影響，應該是「閱讀分享」之中，在師生、親子間，透過閱讀分享書中的機智，了解人生的抉擇，在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溝通與互信的機制，才是書籍閱讀的最終目標吧！

為擴大讀書群，《中學生書房》或許可以改變名稱，放棄僅為中學生的閱讀設定。但也請繼續堅持出版理念，努力下去！

想想名作《華氏四百五十一度》最後一幕，主角逃脫到自由之鄉，看見有個老人將死，一句句背誦狄更斯的《雙城記》，一個孩子坐在旁邊，一句句的記著。真的！好的書，好的事，只有心傳，而不是喧嘩可致。

